

## 再见，66 又二分之一号的玛利亚

玛利亚大概是最普通的葡萄牙女性名字，她是我的房东老太太。我租住在三层小楼的二楼，和她独居的一楼有独立的房门出入，分别是紧靠在一起的 Berkshire 街 66 号和 66 又 1/2 号。因此，天气暖时出门经常能够看到她坐在门廊的靠背椅上休憩，天气冷时偶尔能看见她裹着厚厚的衣服拖着不便的腿脚慢慢挪上楼梯。每每遇见，她总是热情的用她仅会的几句英语打招呼，执意要和我多聊几句，并时常用一句娴熟的“come on”把我叫进她家门。如果此时我正要赶去学校，就只能连连摆手说“class class”疾步离开，她便会失望的说“slow down, easy”，像是上周初跟她见面时的情况。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今天早上收到她女儿的来信，说她已经去世了。

尽管她已经有 90 多岁高龄，收到这一消息还是很意外，因为上次见到她并没有感觉任何异样，声音一如往常般洪亮有力。三年前意外得知她的年龄时我也同样感到惊奇。那时我刚刚回到剑桥，住在 66 号二层的还是即将结束访学的师弟。师弟的父母正好来小住，一天下午也许是家门口的巧遇，他们被老太太邀请到家中。大概是善良的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语言相通，共同英语词汇极为有限的三人在一起唱歌跳舞喝酒，度过了魔幻的一下午，以致于不知为何老太太高兴的拿出护照来分享。这之后我才知道经常走很远捡一筐饮料瓶来卖的她已经 90 岁了。那个下午可能是老太太独居多年来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之一，后

来她把合影洗印出来，一直贴在冰箱上。

虽然没有亲见当时的盛况，我还是不难想象出身材短小、步伐缓慢但眼角时常流露出葡萄牙女人狡黠聪慧的老太太是如何热情的导演了这一切。尽管她的英语词汇非常有限，但她表达的方式始终饱含想象力。比如上个感恩节前后在房门口相遇，她向我表达对感恩节这一非传统宗教节日以及圣诞节的看法：“I not like gugu, next month a lot of people come, I like Jesus”。说到 gugu 时，她还模仿火鸡的伸颈的动作并不断张合。还有一次她碰到我和一起回家的室友 zhangye，攀谈时她卷起 zhangye 的衣袖，又指了指自己的皮肤，表达了她对种族朴素的观念：“I like many colors. Some people not like color”。

之所以提到 color, 我猜测也许是她对一些朋友对于有色人种的偏见感到不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 2012 年初搬进 66 号二层，成为大概是她第一个经常接触的中国人。之前长期租住在二层的是一对犹太夫妇，长期租住在三层的是美国白人，而这里是一个以白人为主、葡萄牙语移民聚居的社区，我想她或者她的一些朋友对把房间租住给完全陌生的中国人是颇有担心的。而在刚入住的半年，我和突然出现在她周围的中国人也确实让她费神不已：错误的垃圾分类、学生时代一直到深夜的聚会、一位室友买了一架钢琴从二楼的阳台吊进了房间…这些事都让她时常在门口拦住我严肃而不严厉的抱怨。也许是我不断改

正让她开始原谅，也许是我比较耐心听取抱怨让独居的她感到些许宽慰——她是如此的需要交流倾诉，也至于经常在严肃的抱怨后一句“come on”就不由分说把我拉进家门，倒酒端面包，听她描述她家里的故事——总之老太太逐渐接受了我和中国室友们。在我 13 年初离开后，前来访学的清华 Liang 老师和我的师弟接着入住 66 号，而在 14 年中我又回到剑桥住到现在。期间入住的中国老师学生不下 10 位，举办过各类大中小型清华校友聚会，也接待了不少外国友人。我的一位外国同事称 66 号是 Chinese consulate。后来这些聚会时大家都意识到尽量不要打扰到楼下（同时那种学生时代聚会激素爆棚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老太太也很少向我抱怨过吵闹的情况。





当然，她还是时常的向我抱怨，虽然抱怨的最后总是以“I like you, Gracias, sorry”结尾。抱怨有时是非常有理有据的，比如新来的室友放错了垃圾，她会把我拉到垃圾桶旁边检查证据，或是之前的室友搬走后剩余物品和垃圾没有清理，她会尝试尽量清楚的表达：“Two boy, one not nice, a lot of junk”。但很多时候，她的抱怨又相对苛刻。一个原因是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见不得以前室友带未婚女友来暂住。另一个原因是，她对二楼的整洁程度有着相当的要求，总是觉得阳台乱放东西或是垃圾清理不及时。她经常会趁我们白天不在，从后门的楼梯一步一步费劲的爬上来，走到我们阳台上往里张望。有

几次她看到在家的我，显得有些尴尬，说声“sorry”就慢慢离开了。直到有个夏天的晚上，我才大概理解为什么她要经常上楼。我在遇到门口纳凉的她和她姐姐的儿媳坐在一起，不出意外的又被请进房间。过程中她指着墙上一张照片，又指了指楼上对我说：“my father, live upstairs. I love my father I love my house”。看着她苍老的脸上显现出依恋的深情，我明白她是时常想上楼看看旧日的物品，怀念她早已离去的父亲。

这次老太太的离开也不是完全没有先兆。今年五月的一个早上，我出门便看到好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一个警察走上前来问她女儿的电话，此时我看到她已经被抬到担架上，依然带着茶色墨镜，神情严肃，向我费力的挥了挥手。当时我以为可能是永别，但第二天下午，她居然就奇迹的穿着鲜艳的大红衣服坐在门廊，旁边坐着她的儿媳妇，告诉我她昨天早上摔倒了。老太太好在没有大碍，她兴致不错，拉着我的手问我是否“call the police”，我尝试告诉她并不是——显然有其他人在她意识已经不清醒的情况下叫了救护车，但最后我还是接受了她的十几遍的“gracias”。另一次是一个周末，我和室友 guoye、zhangye 都在家，突然闻到刺鼻的油烟味，楼下也传来警报声。我们跑下去一看才发现老太太把一锅菜完全做糊了。她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一般周末来看她，所以她也会特别准备一些菜。这次也许是她中途疲倦睡着了，酿成事故。当她看到我们时，脸上满是做错事情的孩子歉疚的表情，连声说 sorry。于是第二天我注意到她又悄悄的爬上我们

这一层，帮我们把阳台清理收拾了一遍。

是的，如上述各种场合，大多数时候她和我们的交流确实不需要太多语言，但有些时候她的英语会突然变得非常连贯，这个时候通常是对美好事物的赞美。有一段时间，Kaige 慷慨的把车借给我用，老太太看到以为我新买了车，我赶紧解释“friend car”，她便激动地夸赞这是一个好朋友：“very nice friend, very nice, Portuguese people not OK give this car”。另一次，我因为参会穿了正装，她拦住正要出门的我说了一串：“Oh very nice. I like you. I like very nice people very nice suit! Haha, bye bye”。



老太太对于美好事物也有持续的追求。家里的烛台、耶稣像总是清理

的一尘不染，门口的盆栽到冬天会搬进室内、再在空花盆里插上假花，送给她的丝绸围巾第二天就会戴上，向我高兴的展示。看到她我总是能感到一个独居老人对生活品质的执着追求。然而，我对她的生活了解是相当有限的，我并不了解她何时为何离开葡萄牙，是为了逃离二战还是战后独裁统治？远方是不是还有她记挂的亲人？我也不完全理解她的孤独，并不知道她的痛苦。玛利亚，汝病吾不知时，汝歿吾不知日，但我们曾经都让对方的生活更好一些。



再见，玛利亚！如果真有天国，你一定已经和你的父亲、丈夫还有上帝在一起，充满喜乐。如果真到再见之时，我也将心怀喜悦，因为彼时能够重逢的亲人故交也许已然多于人间。

